

中法

論  
附札記

言



1492H

△12

法

言

揚  
雄  
著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法

言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 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 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此據漢魏叢書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法

音

## 法言序

太儀之體。渾淪無窮者也。非夫周服諸家之論。則度舍之紀。茲或罔焉。欲明緯象。不可得也。羣經之文。支離寡要者也。非夫孔傳衆氏之解。則章趣之會。無乃隱焉。欲辨綱常。不可得也。故先儒於聖人之書。所以聲聲而爲己任者。蓋此爾。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。頗號大略。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。思覺於後。故增之箋言。而三百靡如也。自鳳德云衰。諸子繼作。亞聖之誤。獨揚孟而已。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。頗詳。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。甚悉。惟法言者。蓋時有請問。子雲用聖人之法。以應答之也。凡有十三篇。東晉李軌。雖爲之註。然愈略於毛公之爲。唐柳宗元刪定。雖釋二三。而不能盡補其亡誤。故中有義易決者。反疏之。理尙祕者。則虛焉。闕文者。弗能正。譌字者。乃無辯。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。議失旨而舉失類。已什其手。是使揚氏之意。尙有所晦。學子不能無冗豫也。故康成之志。咸敢竊而取焉。凡裨其闕。糾其失。五百餘條。且署咸曰。以別舊貫。觀夫詩。書。小序。竝冠諸篇之前。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。法言每篇之序。皆子雲親旨。反列於卷末。甚非聖賢之法。今升之於章首。取合經義。第次之由。隨篇具析。其有艱字音切來理。盡譜於後。仍條其舊。以爲十卷。雖不能廣翼賢業。庶充巾笥。爲詒謀之具云。宋宋咸撰。

# 法言總目

卷一

學行篇

卷二

吾子篇

修身篇

卷三

問道篇

卷四

問神篇

卷五

問明篇

寡見篇

卷六

五百篇

先知篇

卷七

重黎篇

卷八

淵騫篇

卷九

君子篇

卷十

孝至篇

# 法言卷一

漢 成都揚雄著

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。大氏詆訾聖人。卽爲怪迂。析辯詭辭。以撓世事。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。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。及太史公記六國。歷楚漢。訖麟止。不與聖人同。是非頗謬於經。故人時有問雄者。常用法應之。讓以爲十三卷象論語。號曰法言。

## 學行篇

天降生民。倥侗顛蒙。恣於情性。聰明不開。訓諸理。讓學行也。讓。述也。學行之上也。言之次也。教人又其次也。咸無焉。爲衆人。或曰。人羨久生。將以學也。可謂好學已乎。曰。未之好也。學不羨。學如不及。豈俟羨。天之道不在仲尼乎。仲尼駕說者也。不在茲儒乎。仲尼。乘行而贊。使語體。或曰。學無益也。如質何。性也。曰。未之思矣。夫有刀者。礪諸。有玉者。錯諸。不礪不錯焉。攸用。礪。磨也。錯。磨也。而錯諸。質在其中矣。否則輒螟蛉之子。殪而逢蜾蠃。祝之曰。類我類我。久則肖之矣。速哉。七十子之肖仲尼也。殪者。謂其死生未有。形性。殪然如死也。學以治之。思以精之。朋友以磨之。名譽以崇之。不儻以終之。可爲好學也已矣。孔子。習周公者也。顏淵。習孔子者也。孺。逢蒙分其弓。良捨其策。般投其斧。而習諸。孰曰非也。或曰。此名也。彼名也。處一焉而已矣。或人見孺子并論。周孔良般。雖其名等如一。故孺答以下文。曰。川有濱。山有嶽。高而且大者。衆人所不能踰也。或問世言鑄金。金可鑄歟。曰。吾聞觀君子者。問鑄人。不問鑄金。或曰。人可鑄歟。曰。孔子鑄顏淵矣。或人踰



爾曰旨哉。問鑄金得鑄人。學者所以修性也。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。學則正。否則邪。師哉師哉。桐子之命也。桐子潤然未有也。所知之時。制命於師也。務學不如務求師。師者人之模範。模不模。範不範。為不少矣。一閔之市不勝異意焉。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。一閔之市必立之平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。習乎習。默習實之。移入也。以習非之勝是也。況習是之勝非乎。於戲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。或曰。焉知是而習之。曰。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。蔑。微也。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。學之為王者事。其已久矣。堯舜禹湯文武汲汲。仲尼皇皇。其已久矣。或問進道。進。於曰水。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。曰。有是哉。滿而後漸者其水乎。或問鴻漸。曰。非其往不往。非其居不居。漸猶水乎。請問木漸。易曰。山上。有木。漸。曰。止於下而漸於上者。其木也哉。亦猶水而已矣。下者根本也。上者枝幹也。吾未見好斧藻其德。若斧藻其稟者歟。稟。猶刺。傍丹。禮之節。美也。鳥獸觸其情者也。別也。衆人則異乎。賢人則異衆人矣。聖人則異賢人矣。禮義之作有以矣。夫。人而不學。雖無憂。如禽何。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。求而不得者有矣。夫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。歸驥之馬。亦驥之乘也。歸顏之人。亦顏之徒也。願。事也。或曰。顏徒易乎。歸之則是。幾疑其至。曰。昔顏常歸夫子矣。正考甫常歸尹吉甫矣。尹吉甫作大雅。歷高。燕民之。公子奚斯常歸正考甫矣。考甫商頌。蓋美神祀之事。而魯大夫公子奚斯歸之。如不欲歸則已矣。如欲歸。執禦焉。或曰。書與經同。書。謂諸傳記之。傳以論語。學經。孟子。爾雅。皆聖博士。後漢傳記。博士。獨立五經。博士。列學科而已。故云。世不食治之可乎。曰。可。或人啞爾笑曰。須以發策決科。射以決科。今徒治經之書。而不見策用。故笑之。曰。大人之學為道也。小人之學為利也。子為道乎。為利乎。或曰。耕不獲。獵不饜。耕獵乎。曰。耕道而得道。獵德而得德。是穫饜也。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。是以君子貴遷善。遷善也者。聖人之徒。

歟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。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。是故惡夫畫也。類類之黨。甚於鷓斯。亦賊夫糧食而已矣。  
鷓羊 鷓切。朋而不心。面朋也。友而不心。面友也。或謂子之治產。不如丹圭之富。子一 吾聞先生相與言。則以仁與義。市井相與言。則以財與利。如其富。如其義。或曰。先生生無以養。死無以葬。如之何。曰。以其所以養。養之至也。以其所以葬。葬之至也。或曰。猗頓之富。以爲孝。不亦至乎。顏其饒矣。曰。彼以其贏。顏以其精。彼以其回。顏以其貞。回邪也。貞正也。顏其劣乎。顏其劣乎。豈或曰。使我紆朱懷金。其樂不可量也。曰。紆朱懷金之樂。不如顏氏子之樂。顏氏子之樂也。內紆朱懷金之樂也。外或曰。請問屢空之內。曰。顏不孔。雖得天下。不足以爲樂。然亦有苦乎。曰。顏苦孔之卓也。顏淵之所苦。無它。惟苦孔子之道。卓然高堅耳。或人瞿然曰。茲苦也。祇其所以爲樂也。歟。曰。有教立道。無心仲尼。有學術業。無心顏淵。言有教立道。此外無心。或曰。立道。仲尼不可爲思矣。術業。顏淵不可爲力矣。或人疑孔顏之道。曰。未之思也。孰禦焉。



# 法言卷二

## 吾子篇

降周迄孔成於王道。禮樂備也。然後誕章乖離。諸子圖微。言亂誕之章乖離於道。讓吾子。讓道讓。或問吾子少而好賦。初子豐好辭賦。常擬相如以爲式。曰然。童子雕蟲篆刻。少年之事。俄而曰壯夫不爲也。悔作也。或曰賦可以諷乎。曰諷則已。不己。吾恐不免於勸也。言極麗靡之辭。然後諷之。以正也。或曰霧縠之組麗。曰女工之蠶矣。劍客論曰。劍可以愛身。曰。獍狂使人多禮乎。或問景差。唐勒。宋玉。枚乘之賦也。益乎。言亦有益於事乎。曰必也淫。言皆誇誕過實之辭。則奈何。曰。詩人之賦。麗以則。詩人之賦。雅有典則。辭人之賦。麗以淫。如孔氏之門用賦也。則賈誼升堂。相如入室矣。如其不用何。或問蒼蠅紅紫。曰明視。問鄭衛之似。曰聰聽。蒼蠅變白黑。紅紫亂正色。鄭衛似雅音。皆人所難辨。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。曰亦精之而已矣。言精心以求之。則真偽易辨。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。或雅或鄭。何也。交俱也。曰中正則雅。多哇則鄭。中正者宮商濶雅也。濶濶。多哇者淫聲繁越也。請問本。曰黃鍾以生之。中正以平之。確乎。鄭衛不能入也。或曰女有色。書亦有色乎。曰有。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。書惡淫辭之濕法度也。濕。濁也。或問屈原智乎。曰如玉如瑩。爰變丹青。如其智。如其智。玉瑩。喻清潔。丹青。喻有文采。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。或曰君子尙辭乎。曰君子事之爲尙。事勝辭則伉。辭勝事則賦。事辭稱則經。足言足容德之藻矣。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爲法。法歟。公孫龍爲整白四篇。以爲法。是法歟。曰斷木爲基。旋革爲鞠。亦皆有法焉。棊。刮也。不合乎先王之法者。君子不法也。觀書者。譬諸觀山。

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旒也。况介丘乎。崩旒作瀾瀾也介小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。况枯澤乎。惡沱未也惡未也惡。捨舟航而濟乎瀆者。未矣。捨五經而濟乎道者。未矣。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。惡觀其識味也。惡安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。惡觀其識道也。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經之隳。不可勝由矣。向牆之戶。不可勝入矣。論諸子之言論諸子之言。曰。惡由入。曰。孔氏。孔氏者戶也。曰。子戶乎。曰。戶哉。戶哉。吾獨有不戶者矣。言斯戶也豈佗也不可勝好矣。曰。惡由入。曰。孔氏。孔氏者戶也。曰。子戶乎。曰。戶哉。戶哉。吾獨有不戶者矣。言斯戶也豈佗也子之戶哉。或欲學耆頤史篇。多知奇難之曰。史乎史乎。愈於妄闕也。或曰。有人焉。自姓孔而字仲尼。入其門。升其堂。伏其几。襲其裳。則可謂仲尼乎。曰。其文是也。其質非也。敢問質。曰。羊質而虎皮。見草而說。見豹而戰。忘其皮之虎也。聖人虎別。其文炳也。君子豹別。其文蔚也。辯人狸別。其文萃也。狸變則豹。辯人謂君子豹變則虎。好書而不要諸仲尼。書肆也。實書市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。說鈴也。鈴以喻小聲君子言也。無擇。非法不言。聽也。無淫。擇則亂。淫則辟。述正道而稍邪。侈者有矣。侈昌者切謂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。孔子之道。其較且易也。言較然或曰。童而習之。自紛如也。言紛亂何其較且易。曰。謂其不姦姦。不詐詐也。孔子之道正以化姦以誠去詐故諸儒咕嘩以爲博多訊以爲辨。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。如姦姦而詐詐。雖有耳目焉。得而正諸。多聞則守之以約。多見則守之以卓。寡聞則無約也。寡見則無卓也。綠衣三百。色如之何矣。紵絮三千。塞如之何矣。綠衣非正純純雖多。不益於實用。論。君子之道。有四易。簡而易用也。要而易守也。炳而易見也。法而易言也。震風凌雨。然後知夏屋之爲幘幘也。虐政虐世。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。古者楊墨塞路。孟子辭而闕之。廓如也。後之塞路者有矣。若韓莊中竊自比於孟子。或曰。人各是其所是。而非其所非。將誰使正之。曰。萬物紛錯。

則懸諸天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。或曰：惡視乎聖而折諸。曰：在則人亡，則書其統一也。

### 修身篇

事有本真，陳施於意，動不克成。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，自布行，勿求僿於人，故曰不克成。本諸身，讓修身。內充至理而行止，出處皆成律度。修身以

爲弓，矯思以爲矢，立義以爲的，奠而後發，發必中矣。奠，定也。人之性也，善惡混，修其善則爲善人，修其惡則

爲惡人，氣也者，所適善惡之馬也歟。或曰：孔子之事多矣，不用則亦勤且憂乎。不用言不見用於世，曰：聖人樂天知

命，樂天則不動，知命則不憂，或問銘。若湯之盤，正考父之鼎，皆有銘之類。曰：銘哉，銘哉，有愆於慎也。聖人之辭，可爲也，使人

信之，所不可爲也。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，珍其貨而後市，修其身而後交，善則謀而後動，成道也。君子之

所慎，言禮書。慎言無口過，慎禮無失儀，言禮是慎，兼之於書。上交不諂，下交不驕，則可以有爲矣。或曰：君子自守，奚其交。曰：天地

交，萬物生，人道交，功勳成，奚其守。好大而不爲，大不大矣。好高而不爲，高不高矣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

卑也哉。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也。公儀子、董仲舒之才之邵也。邵，高也。使見善不明，用心不剛，儻克爾也。德，誰也。或問仁義

禮智信之用。曰：仁，宅也。義，路也。二者也。智，燭也。信，符也。處宅由路，正服，明燭，執符，君子不動，勳斯得矣。有

意哉。謂志於道。孟子曰：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，未有無意而至者也。或問治己。曰：治己以仲尼。或曰：治己以仲

尼。仲尼奚葬也。曰：率馬以驥，不亦可乎。或曰：田甫田者，莠喬喬，思遠人者，心切切。曰：日有光，月有明，三年

不目，日視必盲，三年不日月，精必矇。以喻不問人，焚魂曠枯，糟李曠沈，穢埴索塗，冥行而已矣。墟，土也。盲人以

白日無異夜行，面黷之論也。將常爲精李，或問何如斯謂之人。曰：取四重去四輕，則可謂之人。曰：何謂四重。曰：重言、重行、重貌、

重好。言重則有法。行重則有德。貌重則有威。好重則有親。敢問四輕。曰。言輕則招憂。行輕則招辜。貌輕則招辱。好輕則招淫。禮多儀。美其多儀也。或曰。日昃不食肉。肉必乾。日昃不飲酒。酒必酸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。不已華乎。曰。實無華則野。華無實則史。華實副則禮。山雌之肥。其意得乎。雌雄之樂也。或曰。回之箠瓢。臞如之何。曰。明明在上。百官牛羊。亦山雌也。闢闢在上。箠瓢掉茹。亦山雌也。何其臞。掉茹以手掉茹也。千鈞之輕。鳥獲力也。箠瓢之樂。顏氏德也。或問犂牛之鞵。與玄駢之鞵。有以異乎。曰。同。然則何以不犂也。犂。祭服之性取也。犂何不用犂也。曰。將致孝乎鬼神。不敢以其犂也。如刳羊刺豕。罷賓犒師。惡在其犂不犂也。罷當犒也。魯人鮮德。奚其好問仲尼也。曰。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。如其好問仲尼。則魯作東周矣。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。絃鄭衛之聲。誦韓莊之書。則引諸門乎。韓非莊周門。孔子之門。曰。在夷貉則引之。倚門墻則麾之。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。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。隸。不隸也。無言不隸也。賢者耳擇口擇。衆人無擇焉。或問衆人曰。富貴生。志在苟求富貴。食生而已。賢者曰。義。推義所在。聖人曰。神。萬變謂神。不執一而應。觀乎賢人。則見衆人。觀乎衆人。則見賢人。觀乎天地。則見聖人。天下有三好。衆人好己從。賢人好己正。聖人好己師。欲廣其道。天下有三檢。檢。檢限。衆人用家檢。安利不檢。出家。賢人用國檢。聖人用天下檢。安利不檢。天下。天下有三門。由於情欲。入自禽門。由於禮義。入自人門。出於獨智。入自聖門。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。曰。其爲中也弘深。其爲外也肅括。則可以視身矣。括。檢也。君子微慎厥德。悔吝不至。何元傲之有。上士之耳訓乎德也。下士之耳訓乎己也。下士是好德聞而誠之。言不慚。行不恥者。孔子憚焉。

# 法言卷三

## 問道篇

芒芒大道。昔在聖考。言此大道。竝古先聖人考制之義。周公作禮樂。仲尼刪詩書之義。過則失中。不及則不至。不可姦罔。姦罔。謂僥倖。罔。謂誣罔。問道曰。道也者。通也。無不通也。或曰。可以適侏歟。曰。適堯舜。文王者爲正道。非堯舜。文王者爲佗道。君子正而不佗。或問道曰。道若塗。若川。車航混混。不舍晝夜。或曰。焉得直道而由諸。曰。塗雖曲而適諸夏。則由諸川。雖曲而通諸海。則由諸或曰。事雖曲而通諸聖。則由諸乎。事謂異端之事。道德仁義禮。譬諸身乎。合譬不可無一也。夫道以導之。德以得之。仁以人之。義以宜之。禮以體之。天也。合則渾。離則散。一人而兼統四體者。其身全乎。或問德表。問有德之人其治化。表見於外者何如。曰。莫知作上作下。請問莫知。曰。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。奚其知。或曰。孰若無禮而德。曰。禮體也。人而無禮。焉以爲德。或問天。曰。吾於天歟。見無爲之爲矣。或問雕刻衆形者。匪天歟。曰。以其不雕刻也。如物刻而雕之。焉得大而給諸。老子之言道德。吾有取焉耳。及搃提仁義。絕滅禮學。吾無取焉耳。吾焉開明哉。吾。指仁義滅禮。樂則吾道替矣。惟聖人爲可以開明。佗則荅開發。皆當作蒙。官他。大哉聖人言之至也。開之廓然。見四海。閉之閉然。不覩牆之裏。閉。匹庚切。門也。聖人之言。似於水火。或問水火。曰。水測之而益深。窮之而益遠。火用之而彌明。宿之而彌壯。允治天下。不待禮文與五教。則吾以黃帝堯舜爲堯。堯。堯體之。或曰。太上無法而治。法非所以爲治也。曰。洪荒之世。聖人惡之。惡。其與。獸同也。不是以法。始乎伏



犧而成乎堯。匪伏匪堯。禮義峭峭。聖人不取也。喻喻多或問八荒之禮。禮也樂也孰是。八荒八曰。般之以中國也。正或曰。孰爲中國。曰。五政之所加。七賦之所養。中於天地者爲中國。過此而往。人也哉。八荒之外聖王之以禽獸畜之。聖人之治天下也。礙諸以禮樂。礙止也止無則禽。異則貉。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。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。孰有書不由筆。言不由舌。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。天常五常智也者。知也。夫智用不用。益不益。則不贅虧矣。贅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虧矣深知器械。舟車。宮室之爲。則禮由已。言知聖人因物之性或問大聲。爲大。聲執曰。非雷非霆。隱微欲微。久而愈盈。尸諸聖尸主也。或問道有因無因乎。曰。可則因。否則革。革與因雖異或問無爲。曰。奚爲哉。在昔虞夏。襲堯之爵。行堯之道。法度彰。禮樂著。垂拱而視。天民之阜也。無爲矣。阜厚或問樂。曰。樂如視不禮。聽不樂。雖有民。焉得而塗諸。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或問新敵。問政教之隆殺曰。新則襲之。敵則損益之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。懷嬰兒。慕駒犢。從焉以禮。曰。嬰。犢。皆嬰。犢。矣。可乎。嬰。犢。母懷不父。懷母懷愛也。父懷敬也。獨母而不父。未若父母之懿也。狙詐之家。曰。狙詐之計。不戰而屈人兵。堯舜也。曰。不戰而屈人兵。堯舜也。需項漸襟。堯舜乎。備謀之害。不戰而屈人兵。謂之堯舜。銜玉而賈石者。其狙詐乎。或問狙詐與亡孰愈。曰。亡愈。言與其用狙詐至於血之需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。得其道。則天下狙詐咸作使。御失其道。則天下狙詐咸作敵。故有天下者。審其御而已矣。或問威震諸侯。